

白色流淌一片

蒋峰 • • • 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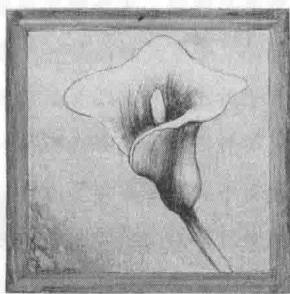
{精装纪念版}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180106

白色流淌一片

蒋峰 · · · 作品



{ 精装纪念版 }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色流淌一片 / 蒋峰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378-4697-4

I. ①白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2610号

书名：
白色流淌一片

著者：蒋峰
策划：诚客优品

责任编辑：刘文飞
印装监制：冯宏霞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编：030012

电话：0351-5628696（太原发行部） 0351-5628688（总编办）

传真：0351-5628680

网址：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hs@163.com

经销商：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字数：322千字

印张：12 版次：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：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378-4697-4

定价：49.80元

序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

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，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。很小一张门面，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，里面几乎没有灯，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，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。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，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，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，翻几页扔在书垛上，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。我以为挑不出什么，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，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，他是我在写作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；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，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，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。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，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。他一脸茫然，皱眉看着我。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，有些是全价，大部分会打折，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，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，这是个复杂的换算。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，告诉我一斤二两，算我七块。我没明白，问他怎么算的。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，他让我再看秤，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：“六块一斤，十元两斤。”

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。我去过很多城市、很多书店，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——这书怎么卖的，多少钱一斤？而事实上，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。猪肉十五元一斤，牛羊肉三十元一斤，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。真的，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？

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，十八岁开始写作，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，像歌德那样高光，像卡夫卡那样阴暗，像拜伦那样多情，像福楼拜那样孤独，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，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。他们都

写过好书，都曾激励我前行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，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，放在秤上论斤卖。

对文学而言，这是最糟糕的时代，视听艺术更快捷、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；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，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；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；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，或是还有多久会死；那些剩下的作家，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。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：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？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《我为什么要写作》，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，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，他要做这件事。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，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，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。

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第一本书，到现在正好十年，陆续出版几本长篇。或好或坏，但我一直在努力。有过一些吹捧之辞，说我如何坚持，如何有实力、有潜力，早晚成大器。这些恳请不要再讲，听起来说来说去都像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。说多了没意思，我肯定往前走。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，反问我，继续写作有意义吗？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？说这话的是前辈，我担心是好意，所以没翻脸离席。我想回答他，首先，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，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；再说，就算写不过，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，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，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，我没粉饰自己，总要有人做白骨。

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，我不相信文学会死，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。没有理由，我必须信，因为只有相信这些，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。也许这些可以解释，我为什么还要写作。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，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，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，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，告诉来往的后人，文学曾经葬在这里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



自序	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/1
Chapter 1	遗腹子 /1
Chapter 2	花园酒店 /31
Chapter 3	六十号信箱 /67
Chapter 4	手语者 /145
Chapter 5	我私人的林宝儿 /207
Chapter 6	和许佳明的六次星巴克 /313
创作谈	/377

遗腹子

CHAPTER I

出事那天说好了去领证的。许玲玲在斯大林大街没等到小吴，快到中午她看见天边有好几片乌云在追着一片白云跑，她赶紧上了19路车。从车站走回家还是淋了点雨，头发湿了让她不高兴，上到一楼半她看见家里的门是开着的，小吴不知道约在斯大林大街吗？

她侧头溜一眼，不是小吴，她爸和两个朋友在外屋说话。他们只抽烟，不喝茶，弄得哪哪儿都是烟。她关上外屋门，爸爸有客人，按规矩该去厨房烧水泡茶。她把水接满，打开煤气。她想一会儿要不要跟他说说小吴呢，让她等了一上午。可是她下月初六就要和小吴结婚了，这是他们小两口的事。爸爸一定会这么说，他会说，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

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她爸的声音从外屋传过来。那两个男的都没说话，他们应该不是她爸的朋友，不然年纪也太小了。有一个挺眼熟，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不过她在汽车厂住了二十多年，见谁都似曾相识。水烧好了，盖子被水汽顶起来。她拎着水壶走到门口。她爸还在说话呢，他们还没领证，我们没责任。

许玲玲推开门，两个年轻人马上站起来望着她，眼熟的那个又弯腰把手头的烟掐了，手蹭着裤子看她。玲玲右手拿着托盘，几个茶杯在上面乱撞。那个人把手扬起来，却说不出话。玲玲想起在哪儿见过他了，他们都是小吴单位的同志。她躲过他们的目光，低下头看左手，白汽从壶嘴儿一阵阵地冒。她咽了口唾沫，含着泪迎着他们的眼

神。她早该猜到的，早在那片最干净的云被那么脏那么多乌云围追堵截的时候，她就应该预感到，小吴出事了。

2

第一个电话是上午九点一刻。有个女人打过来，说是派出所的，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在哪个城市。莫名其妙，林宝儿枕着手机想，你算干吗的呀，来抓我啊？可是她太困了，她怕说太多话就睡不着了。她说北京，接着翻身面墙继续睡，手机还在脑袋下面震个没完。

后面那个电话肯定没到中午，这回是个男的，说话还有点结巴，说是什么公司的北京办事处。她也没听清是哪家公司，非要她去一趟。林宝儿闭着眼睛说没空。那边不停地坚持，还说了不少废话，全是结巴的，差点儿让她再次入睡。她打断这个人，问他是不是佳明派过来的。他结巴了半天，说：“是。”

“那干吗去公司？你请我吃午饭吧。”她将手机放床头，双手去揉耳垂，耳洞有点痒。昨晚她喝太多酒，没摘耳环就睡了。她双臂支起头部，隔好几米对着手机说：“朝阳大悦城五楼，‘一茶一坐’。”她没开扬声器，听不着算了，她正好一个人去吃。

她一点多到的，还不慌不忙地把前四层逛一遍。那个人就坐在餐厅的禁烟区候着。他那打扮，怎么说呢？太正式了，写字楼下班的全是这套衬衫西服，并且不算贵，一千多块钱的品质。林宝儿盯了会儿他袖口的扣子，ZARA 品牌的，碰上打折几百就够。推销员的穿法，她想。她认为找房子的、卖保险的、拉广告的，都是推销员，这城市有一半人是推销员。

餐桌不大，六十厘米见方，林宝儿坐到他对面。他双手奉上名片。她注意到他手腕上没有表，接过来看名片背面，英文那面，以她的英语水平刚好能连猜带认地把名片看懂。他没英文名字，是拼音，

三个字——Xiu Zhibo，起码她知道他姓修，总不会是“朽”吧？下面是公司，以前能看出来，但这回的单词她不认识几个，连 Ltd 都没找着。右边那标识很熟，老见着。她翻到汉字的一面，对修智博笑了。中国平安，他还真是卖保险的。

“你也是佳明的朋友？”

“不算是，你点份什么吧？”见面听他讲话不结巴，比电话里顺多了。他半起身递菜单，身下一杯水被他碰倒，洒出一大半。她没接菜单，也不想帮忙，双臂环抱看他出丑。修智博举着菜单愣了两秒，才识趣地坐回去。

林宝儿离开椅背，向他倾着身子说：“你点什么，我 double 就好了。”

但似乎这也让他难堪了，他也许已经等了她一小时，桌上只有一杯清水。他没打算在这儿吃，只想安排林宝儿一餐。林宝儿扭头冲着墙壁忍不住想笑，她看着铺满一面墙的餐厅文化史说：“佳明没给你一笔可以随便点单的开销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翻菜单，低头应着。他招手叫来服务员，交代她点好的每一份，然后托了下无框眼镜，问林宝儿：“什么开销？”

“他这次聪明了呀。”林宝儿笑着说，“你之前他已经派过来三个人了，佳明给了他们足够的钱，让他们陪好我。你知道他们拿他的钱做什么？用这钱泡我，跟我约会。我就顺着他们来。所以他这次就没有给你汇钱，是吧？”

他双目无神，没听明白，至少是没明白的样子。

林宝儿对他眨眼睛：“说说吧，你负责什么任务？”

“任务？”

“是啊，前面的都有啊，什么理由都有。概括起来就是我再考虑考虑，挽救我们俩。弄得我们俩一分开，世界末日会来临似的。”

他欲言又止，穿过她的肩膀往远处看，仿佛她身后来了个他多年

未见的老友。他问：“警察没给你打电话吗？”

“真安排警察了？”她回头看，没人向这边走，“哪儿呢？”

她还在回着头，修智博看着她脑后的发髻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林宝儿转来冲他笑，他当然知道她叫什么。

“我们说的这个人，”他说，“昨天晚上死了。”

她看着他眼睛，试图找到破绽，证明他在骗她。她说：“这次够狠的，必杀招了吧？怎么样？我答应他，然后他就复活了？”

“复活不了。”

“干吗说得这么真？你知道吗，你的前任跟我说，他在昆明被车撞折了腿，让我去看看他。结果我多问两句，他就禁不住乐了。另一个人说他得了癌症，我问什么癌，结果他慌慌张张，编了个心脏癌。”

“我不清楚你和他到底是什么状况，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。他之前没发生过车祸，也没得癌症，他是昨天死的。我只是个业务员，中国平安。上海那边上午先确认你在北京，通知我跟你接洽一下。我以为是警察已经通知你了。”

她有点不舒服，感觉衣服全都粘在肚子上，站起来把衣摆拽到胯部，盖住裙子上面。已经是立冬的时日，再过一个月下雪了她也只穿这么多。没准今年例外，要多穿点。坐下来她拨了一次电话，那边关机，女的用中文说一遍，男的用英文讲一遍，听到“power off”，她放下电话问：“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他身上的手机。上海那边说，你在他通讯录的第一个——啊老婆，我们还不知道你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是‘啊老婆’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以前也这么干，把重要的人加个‘啊’，就是A，这样打开通讯录就是。”

她得靠手掌托着脸才不会令头坠下去，问：“那有别的老婆吗？”

A老婆 B老婆 C老婆？”

“没有，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你跟他说，别闹了，我答应他就是了，我不想再这么玩儿了。”

“他真的死了。昨晚十点钟，有人用锤子在他脑袋上凿了十几下，扔进苏州河，今天早上上班的人都看见了。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看见尸体漂在河面上。”

她咽下口水，但还是不断从舌底生出唾液，在嘴里打转。此时下咽都那么费劲。她抓起皮包在里面翻了一通，问修智博：“有烟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林宝儿继续翻，右手使劲划拉，恨不得把头藏到包里再不出来。最后她绝望了，哭着对他说：“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没烟？”她伸手抹了下双眼，挎上包起身说：“我去买一包。”

B1层的超市才有烟，修智博坐在“一茶一坐”看她走出去。他能料到她会在缓慢下行的扶梯上痛哭流涕。大悦城直达一层的扶梯和林宝儿止不住的眼泪，却是那么不协调的一景。服务员端来一份清炒芥蓝、一份鸡煲，跟着后面又摆上一杯抹茶和一杯龙井。他看着煲里翻滚的红油，什么都没想。那些红油逐渐安静的时候，他收到了林宝儿的短信，没有标点，五个字：我不回来了。

3

电视剧都是骗人的，许玲玲再也不想看了。那里总会有个大夫从手术室里出来，摘下口罩，对守候在外面的家属长舒一口气，说，他命大，如果打击部位再往左一寸，或是再往右一寸，可能就没命了。不然就是另一种演法，走出来的大夫连口罩都没摘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摇头，死寂的氛围过后，外面的家人哭成一团。然而真实的大夫却不一样，他说了好多。他说要是再往左一寸，小吴就没命了；要是再往右一寸，小吴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
现在呢？他花了好长时间跟老许解释，什么叫作植物人。他说，至于哪年哪月醒来说不准，可能小吴睡二十年都醒不了，也可能明天一早他就睡饱了，还跟你们一起喝豆腐脑呢。

没法判断老许听明白没有。大夫还站着，老许却坐下来，双掌揉着脸，想了一会儿，捂着脸对大夫说，其实他不可能明天就醒来，是吧？

大夫把白帽子取下，帽檐早就被汗水浸湿了。他低头一折两折把帽子揣进白大褂的兜里，仿佛这些不幸都是他造成的。他双手插在兜里看着许玲玲说，暂时不会苏醒，就算十年二十年他真醒了，那时候全身肌肉萎缩，也是个废人。

他如果这么一直睡着，许玲玲扭头望病房的大门问，那他就不会变老了，对吗？

她爸瞪她一眼。她说错话了吗？她咬着嘴唇好让自己别哭。老许重新站起来，和大夫面对面地讲，该怎么办？

你们肯定清楚，小吴是个孤儿，没父母，没兄弟姐妹，所以你们说了算。

我们说了不算，他是工伤，你去跟他们厂长商量，我们跟他没关系，我闺女跟他也没关系。

许玲玲鼻子一酸，眼泪涌了出来，忽然间喘气一抽一抽的，胃跟被火燎了似的难受。她问厕所在哪儿，冲过去扶着墙壁对着水池呕吐。出来时老许正拿着她外套等她。许玲玲想去看看小吴，老许把她拉出了医院。

职工医院离家不到五里地，刚下过雨，微风袭人。他俩有一辆“永久”车，老许说走过这段上坡再骑车载她。许玲玲点点头默许，但是没忍住，一时甩出去好几滴泪水。她推车故意落在爸爸身后，这样她可以肆意哭泣。那么多眼泪，多少还是有点细声。老许装作听不到，没回头看她。他知道此时劝她什么都没用了，等这几个月挺过去，

她会领悟到，她还能有新的幸福。

东风大街每两分钟才驶过一辆汽车。路旁的杨柳要比楼房还多，雨后成群的知了汹涌鸣叫。阳光从点着的叶尖穿过蜻蜓的翅膀，照进每一处角落。也许从跟小吴处对象到筹备婚礼，就是一段为时十三个月的小插曲，老许自我安慰，玲玲还年轻，有大把的青春，什么都来得及。两个小伙子逆行从他身边骑过去，老许就要发火骂人的时候，后面传来自行车倒地的声音。

没人撞到玲玲，她自己跑到柳树下，对着树根呕吐。老许退两步把“永久”扶起来，玲玲的头还在顶着树皮。她吐一下午了，肚子里早没食物可吐。老许苦着脸看她受罪。好半天玲玲直起身子大口喘气。他把手绢递给她擦擦口水和眼泪，掏出水瓶让她多喝点。

玲玲仰脖喝水的一瞬又看到了那片最干净的云彩，那些乌云全都不见了，可它还在。她有点小感动，对它凝望许久，视线好不容易从天空移开时，她看见她爸都要哭出来了。老许接过水瓶，憋了一会儿，哑着嗓子问，啥时候的事呀，玲玲？

4

这回换修智博被叫醒，晚上十一点不到。重回单身之后他一直睡得很早，他怕黑夜里东想西想，他已经分手三年了。电话那边说，白天不好意思，误会他了，之后就是沉默。他知道是中午那个女孩。讲不清为什么，他对她的印象全都凝结在她起身拽肚子前面衣服的画面。他说没事儿，把手机换到左手，腾出右手去开台灯找眼镜。他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没法在三十秒以内打完。

林宝儿说下午才反应过来，他只是工作，为了佳明保险的事，可是她却把他晾在了“一茶一坐”。她顿了一下，仿佛在寻找更多的罪状，“我不该让你请客的，还讲了那么多傻话。”她说，“不然我一会

儿回请你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再说很晚了，雨也挺大的。”说完他就后悔了，他知道黑夜对悲伤有多大的催化作用。

他听到她的叹息，几乎就要被雨声湮没了。她说：“我一直都没有吃饭。”

地点定在簋街的火锅店，他下出租车时她已经坐在里面，上身被一团水汽萦绕。就像多年的老友，他很安静地坐到她对面，跟服务员借用毛巾擦脸上的雨水。

她看着他说：“早知道你被淋，去接你好了。”

修智博向窗外望，一辆红色的“马六”停在大雨中。她问他还点什么，眼睛却盯着翻滚的红油。他摇摇头，掏出一包烟扔到她面前。

“我叫林宝儿。”她说。

他把名字记下来，问她何时可以要一份身份证复印件。

“他还买过保险吗？”她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准确地说是寿险。”他说，接过她手中的勺子搅拌锅底，“所以受保人应该是他自己，如果他能平安无事的话。现在他有了意外，我们还不确定谁能继承这笔钱。”

“你知道我没这资格。”她侧低头，咬咬嘴唇，“我还没和他结婚。”

他点点头，夹几片羊肉放进锅里。

“谁杀的他？”

“这个还不清楚。”他感觉脚下软软的。

“你说警察会找我谈的，不会的，早上找过我，没理他们，之后就没找我。我没和他结婚，他死的时候，我人在北京。我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修智博没应声，脚下那些软东西是一团一团的，他大概知道是什么了。

“其实我对你也没用了，是吧？”她问。

他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摇头，肉已经熟了，他不想吃，又夹点青菜放进去，叶子立即就蔫了。

“可能还有点用，”她说，“你还可以安慰我，这会让你感觉自己很善良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似乎她知道自己说得有点过火了，她把一些菜捞出来，换个话题：“他没有别的继承人？他爸妈呢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问过他，有时候他回家，我要跟他回去，他总藏着掖着，不带我，就像他爸是死刑犯似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他没有继承人。”

“没有继承人？”

“他是个孤儿。”

“孤儿？”她苦笑，单手托着脸，“这有什么丢人的？”

“你们……”修智博顿了一下，也点上一支烟，他这回谨慎多了，“你们准备结婚的？”

“是他准备了，我没准备。我想嫁给他，但不能嫁给他。我们吵了几次，他就去了上海。我应该答应他的求婚，对吗？他那么希望有个家。不是说我是否名正言顺，拥有他的继承权，我不在乎这些。而是，”她对着雨愣了一会儿，回过身来说，“我欠他一个家。”

她捂着嘴，眼泪在眼圈里晃，拿包烟起身。他没记错，她又拽拽身上的衣服，去了洗手间。修智博弯腰看到桌下全是成团的纸巾。他叫服务员拿罐可乐，问她这桌是几点开始下单的。服务员查了一下，说下午两点五十就在这里了。哭了一下午，他想，用漏勺捞锅里的碎渣。但她确实什么都没吃。

差不多十分钟她坐回来，心情好多了，对着红油长吁一口气，对